

江西大学八一级毕业生

论文选

(文科版)

江西大学科研处学术交流科

1985.10.

中国语言文学系

目 录

中国语言文学系.....	(1)
哲学系.....	(73)
历史系.....	(107)
外国语言文学系.....	(141)
经济学系.....	(165)

谈谈《论语》虚词的用法

毕业生 袁淑英 指导教师 罗元浩

这篇文章所要探讨的是《论语》中的虚词,我们都知道,《论语》是孔子的门徒及其后学者对孔子平日言谈的记录。从它的成书的年代来看,大概是春秋时期或稍后的作品,划到大档次里去,就是先秦的作品。而从《论语》是语录体这点来说,它是先秦口语的记录。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书面语由于交际的双方不是面对面的,因此要使表达的意思让别人理解,就必须前因后果,之乎者也地用上许多虚词。而口语因为交际双方是直接交流的,许多句子就比较简单,有的只有实词,当然也有的仍然须借助虚词,这些虚词多半是常用而又典型的。《论语》里的虚词也是这样,它们都是先秦时代常用而又典型的虚词。我们把这些虚词及其用法搞清楚了,对先秦大多数虚词也就基本上掌握了。

所谓虚词是对实词而言的。实词和虚词的分别,语言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有代表性的有初期的马建忠,他认为“字各有义,而一字有不_止一义者,古人所谓“望文生义”者此也。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义类焉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何如耳”。他认为脱离了具体的句子就不能确定词类,但他在《马氏文通》中,还是列了“实字”和“虚字”两类。他在实字里列有:名字、代字、静字(形容词)、动字、状字(副词),在虚字里列了:介字、连字、助字和叹字。

今天较有代表性的是胡裕树,他的《现代汉语》给词的类别下了定义:“词的语法功能首先表现在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上。能够独立充当句子成分的是实词,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是虚词”(P294)

他在《各类实词及其特点》这节下面列了: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副词、助动词。在《虚词的作用和类别》里他列了: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叹词。

他们两个人的归类大致是相同的,只不过胡先生的加了个“语气词”而已。这样更完备。但是我认为胡先生关于虚词的定义和他的列选的种类似乎有点矛盾。他的定义似乎有点太绝对,“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是虚词”,而叹词往往是独立成句的,也可以同其它实词发生关系。如“他哎哟一声,倒在地上”似乎能充当句子的成分。而胡先生是把它归在虚词里面的,显得更加矛盾了。所以我认为在给虚词下定义的时候,还要兼顾一下它们的词汇意义。在这点上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前言》里讲得比较明确一些,他说:“在语句中起主要作用的,即基本结构不可缺少的部分,应该看作实词,只起语法手段的,应该看作虚词”(这里强调了虚词只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

综合上述几家的看法,我试着给虚词下个定义:一般不能单独充当句子成分的,或只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的词为虚词。

根据这个定义,我认为虚词包括连词、介词、语气词、助词、叹词。此外还有词头、词尾。它们虽不是独立的词,但从它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这点来说,是同虚词相同的。下面我分门别类地来探讨一下《论语》的虚词及其用法。

一、连 词

连接词与词，句与句，表示词之间，句之间的关系。（《论语》）中连词的运用相当广泛，而且种类较多。有并列连词、转折连词、方式连词、假设连词、选择连词、让步连词、条件连词、承接连词等等。

（一）并列连词：连接的二者是平等，并列的关系。

（1）连接词与词的。

例如：△1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连接两个形容词，作谓语。

△2 吾与回言终日。（《为政》）连接两个表人的词（一代，一名）作主语。

△3 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公冶长》）相当于△1里“而”的用法。

△4 使民敬，忠以劝（《为政》）连接形容词作谓语，相当于“和”。

（2）连接词组与词组的。

例如：△1 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学而》）连接两个动宾词组。

△2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连接两个“状语+谓语”结构，表示事物的两个方面。

（3）连接句与句的。

例如：△1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连接两个句子，是陈述两个事实，没有递进、转折、因果、先后相敢等关系。

△2 一则以喜，一则以悲。（《里仁》）表事物的两方面。

（二）转折连词：连接的两个成分有偏有正。

（1）连词用于句中的。

例如△1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在这里表示轻转，

△2 回也，其心之月不违仁，其除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则”在这是轻转，这个虚词用为转折连接较少见，它多用为表示顺接关系的连词，译成“就”、“结果”等等。

△3 言必信，行必果，硿硿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路》）这里的“抑”是重转，可译成“可是”

（2）连词用于句首。

例如：△1 虽在縲紲中，非其罪也。（《公 长》）这同现代汉语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只有一个“虽”字。而在现代汉语中，必须是“虽然……但是”联系起来使用，要省的话，也只能省了“虽然”，“但是”一定要保留，否则就被认为是病句。

（三）方式连词。

例如：△1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默”是“识”的方式，可作状语。

△2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子罕》）“卷”是“怀”的方式。

△3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用“杀身”的方式“成仁”。

（四）假设连词。

例如：△1 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相当于“如”，表假设

△2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可译为“假如”

△3 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可译为“如果”。

△4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颜渊》）

（五）选择连词。

例如：△1 求之与，抑与之与？（《学而》）可译成“还是”。

△2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八佾》）我们现在有“与其……不如”的说法与此相当。

△3 吾维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子罕》）我们观察一下可以看出，△2和△3稍有不同，△3多了个否定词“不”，按常规应该跟它的肯定形式意义相反，但在这里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这是一种特殊现象。现代汉语里也有这种情况，例如：“你刚刚惨叫一声几乎把我吓死”和“你刚刚惨叫一声几乎没把我吓死”，虽然第二句比第一句多了个否定词，但意义是一致的。

△4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之年，可使足民。（《先进》）如：或者。可现代汉语里用得最广泛的选择连词“或”在《论语》中几乎没有，当然这个字有，但那是作为代词，指有“的人”，有“的事”

（六）让步连词。

例如△1 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上，（《乡党》）虽：即使。

△2 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学而》）

（七）条件、结果连词。

例如：△1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前者为条件，后者为结果。

△2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前者是后者的条件。

△3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杀。（《公冶长》）是用：因此。

△4 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言而叔不能，则劝。（《为政》）

（八）递进连词。

例如：△1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而：并且。

△2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九）承接连词：连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表示事物发展的先后。

例如：△1 孟三反不伐，奔而殿。（《雍也》）

△2 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这里是连接两个“状语十谓语”结构。

二、介 词

在《论语》中，介词用得比较集中，主要有“于、以、与”和兼词“诸”等几个。

（一）于。

（1）表示时间：

例如：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于：在。

(2) 表处所:

例如: 季氏旅于泰山。(《八佾》)于: 在……。现代汉语中, 多把这类介宾结构放到动词之前作状语, 而古汉语中多放到动词后作补语。

(3) 表对象:

例如: △1 子禽问于子贡曰。(《学而》)问于: 向……问。对象是孟子。

△2 朋友死, 无所归, 曰: 于我殡。(《乡党》)于: 由, 让。对象是“我”。

(4) 表范围:

例如: △1 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于: 在……方面。“敏”的范围是“事”, “慎”的范围是“言”。

△2 子曰: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述而》), (同上)

(5) 表比较:

例如: △1 民之于仁也, 甚于水火。(《卫灵公》)于: 比。把百姓对“仁”的需要比作“水、火”。

△2 季氏富于周公, 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这里是人物的比较。

(6) 作为被动句的标志, 引进被动句的主动者。

例如: 御人以口给, 屡憎于人。(《公冶长》)

(二) 以。

(1) 表示方式:

例如: △1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这里是以“德”的方式来“为政”。

△2 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 亦可以弗矣夫!(《雍也》)这里以“礼”的方式来“约之”。

(2) 表示原因、动机:

例如: △1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公冶长》)以: 因为, 凭借。

△2 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卫灵公》)以: 因为。

(3) 相当于“把”字的作用, 把动词支配的对象提到动词之前, 以强调动词的结果。

例如: △1 以其子妻之。(《公冶长》)

△2 旧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公冶长》)在这里“以”的宾语省略了, 即“旧令尹之政”的代词“之”字。

(三) 与: 表示关系人物。

例如: △1 晏平仲善与人交。(《公冶长》)与: 和

△2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适也, 无莫也, 义之与比。(《里仁》)与: 同。

(四) 诸: 这是个兼词。兼代词“之”和介词“于”于一身, 我们在这里把它放到介词里讲, (它还可以兼代词“之”和语气词“乎”, 我们放到语气词里去讲。)

例如: △1 举直错诸枉, 则民服; 举枉错诸直, 则民不服。(《为政》)诸: 之于。表处所。

△2 子张书诸绅。(《卫灵公》)(同上)

有时“诸”只相当于“于”, 例如:

△1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 与文子同升诸公。(《宪问》)诸: 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就是单纯的介词，而不是兼词。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五）乎，这个字用作介词很少，但在《论语》里还是有的。例如：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先进》）相当于“于”字，表比较。

三、语气词

胡裕树的《现代汉语》里说：语气词是附着在整个句子的末了，表示语气。

这是胡先生根据现代汉语的实际用例得出的结论，但是在古汉语中，句中用语气词的现象，不同其例。例如：△1 礼之礼之，玉帛之乎哉？乐之乐之，钟鼓之乎哉？（《阳货》）这里的“之”就是表感叹的语气词。

△2 君子哉若人。（《公冶长》）这里的“哉”用在主谓倒装句名词谓语后，也可说是语气词用在句中。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语气词出现的位置来给它们下定义，因为它本身有例外。凡语句中，表示各种语气、不能独立成句（这就同叹词有了区分）的词都是语气词。《论语》中语气词的种类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肯定语气词。

主要有：“矣、也、焉、已”等等，还有相当的叠用语气词表肯定的，我们后面将专门谈到。

（1）矣：

a、多表示已经如此的事实。例如：

△1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雍也》）可译为“了”。

△2 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b、表示可以这样做的境况。例如：

△1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2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学而》）。

c、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发生的结果。例如：

△1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父就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为政》）

△2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以上是从“矣”的意义方面来说的。我们观察一下（《论语》）的某些用例，可以发现“矣”字位置同现代汉语有个明显的不同。

例如：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语气词“矣”放句中，当然这种用法不很普遍，但现在几乎是没的。

（2）也：可以用来提顿，加强语势、语态。由于词的位置的不同，可以有几种不同情况：

a、用于某个词后面，强调的是这个词。

例如：△1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学而》）强调的是可以同“赐”言《诗》，而不是别人。

△2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雍也》）在这里强调的是“今”而不是从前，也不是将来。

b、可以用在一个短语后，强调的是这个短语。例如：

△1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里仁》）提示的是短语“人之过”。

△2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人之比。（《里仁》）强调的是“君子之于天下”。

c、放在分句末，强调肯定的语气，这种用法最广。（一种是单独使用，一种同“者”搭配使用）。

I、单独使用的。例如：

△1八佾午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强调的是“八佾午于庭”这件事。

△2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学而》）

Ⅰ、“也”字最主要的用法是放在句尾，作为肯定句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它有时同“者”字搭配起来使用。句子的主要部分用“者”字提顿，整个句尾用“也”字呼应，表示肯定。这是一种典型的肯定句。例如：

△1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末之有也。（《学而》）

△2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卫灵公》）

上两“者”字兼表提顿语气。

在《论语》中，用“也”字作为判断句标志的大量是在句尾用“也”字，前面不用“者”字。例如：

△1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2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

（3）焉：放句尾，表肯定的语气。例如：

△1有君子之道小焉。（《公冶长》）

△2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一点，“焉”字在（《论语》）中许多地方用于表肯定的语气的同时，似乎又带了点“于是”、“于此”等兼词的性质。例如：

△1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焉”似乎有“于此”（即：“于十室之邑”的意思。）

△2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焉”字也似乎有“于是”（即：于三人中”）的意思。

（4）已：

例如：△1赐也如可与言《诗》已矣。（《学而》）在这里“已”表肯定的语气，但因为后面又有个“矣”字，所以语气的重点落在“矣”身上，“已”只是加强这种语气而已。

△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不过这里提出一点，在《论语》中，“已”字作为肯定语气词，没有单独使用的例子，都是同“矣”、“也”等结合使用。语气词的叠用，我后面将专门谈到。

（5）耳：

例如：△1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这里表示的肯定也较轻，译成“罢了”较好。

（二）否定语气词：单独由语气词来表示否定的情况是没有的，适用于肯定语气语气词，从理论上来说都适用于否定句，不过是加了否定副词，使肯定句变成否定句，这样肯定语气词，也就变为否定的语气词了。所以在这省略不谈。

(三)不定语气词(或者叫委婉语气词):这里我们说的不定语气,是指那些表估计、猜测的语气词。主要有:“其、盖、莫”三个。

杨伯峻《古汉语虚词》里认为是副词,而唐满先《论语今译》认为是表示推测的不定语气词。一般副词具有较明显的词汇的意义,而用作表示不定语气的“其、盖、莫”却只有语法意义,所以我基本上同意唐满先的说法,“其、盖、莫”是表示一种不定语气的语气词。例如:

△1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为政》)可译为:大概、大约、可能。

△2夫子之求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同上)

△3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季氏》)(同上)

△4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述而》)(同上)

此外《论语》中还有个“苟”字,有时也用不定语气词。例: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子路》)可译成“差不多”“大概”。

(四)疑问语气词:

在疑问语气中,我们又可细分几类:是非问,选择问,反问,设问等等

1、是非问语气词: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吗”,一般是要求回答问题的。主要有:与、乎、也、诸。

(1)与:

例如:△1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八佾》)与:通用“欤”

△2君子人与?君子之也。(《泰伯》)同上)

(2)乎:

例如:△1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可译为“吗”

△2夫子为卫君乎?(《述而》)(同上)

(3)也:

例如:△1十世可知也?(《为政》)可译为“吗”

(4)诸:这是个兼词,兼代词“之”和疑问语气词“乎”。例如:

△1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述而》)

△2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舍诸?(《雍也》)可译:它吗?

2、选择问:我们观察《论语》里的选择问句,它们的语气词和是非问的语气词没有分别,不过只译作“呢”,不译作“吗”(选择问句是提出两个是非问,让对方选择一个回答的问句,所以用的语气词和是非问没有分别。)

(1)用两个“诸”字表示选择。例如:

△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求贾而沽诸?(《子罕》)译成:“……呢,还是……呢”。

(2)用两个“与”字,表示选择。例如: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学而》)译成:“是……还是……”当然在这个句子里还用了选择连词“抑”。

(3)用两个“乎”字表示选择。例如: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泰伯》)

3、反问语气词:反问是以问句的形式来强调肯定或否定,它的疑问语气词主要也就是非问的语气词,不过句中有否定词,意思是肯定,没有否定词,意思是否定。例如:

△1才难，不其然乎？（《泰伯》）“乎”本是是非问语气词，在这句子里因为前面有否定副词“不”构成“不……乎”成为表反问的语气词。

△2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雍也》）可译为：“不亦……乎”，“无乃……乎”意思是一样的，都表反问。

△3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

△4求，无乃尔是过与？（《季氏》）译成：岂不……吗”、

△5吾岂匏瓜也哉？（《阳货》）在这里用的反诘副词，代替否定副词，是一种肯定形式的反问。

△6大车无輹，小车无輹，其何以行之哉？（《为政》）这里是疑问代词介宾结构加疑问语气词构成的反问。

△7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同上）

△8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为政》）

△9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

在《论语》里，也有一个不用副词的，例：△1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宪问》）意思是：“你端木赐就那么好吗？”从意思上我们看得出，这也是个反问句，这种类型的反问要从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看出来。因为它的语气词和是非问的没什么不同。当然要说有不同也稍有不同，这就是它的疑问语气词是叠用的，这就加强了疑问的语气，从某种角度来说，反问句也就是是非问句语气的加强。

4、设问语气词：在这里稍稍提一下，这种问句是由两个分句组成。前一个是非问句，后面紧跟一个问话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原则上讲来，一切是非问的语气词都是设问句的语气词。当然《论语》中设问句的运用远远不如是非问那么普遍。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这里“与”字如果不是在特定的上下文中，我们根本无法看出它是表设问，还是一般疑问。

（五）感叹语气词：

《论语》里表感叹的语气词很多，它们分别表现了不同说话人，或同一说话人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下的不同思想情绪。我们必须弄清楚，表感叹的语气词同叹词不是一个概念。所谓语气词，它主要用来表现各种语气。感叹语气词主要包括高兴、悲哀、惋惜等语气。而叹词则不一定表感叹，它还可以表应答等。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语气词同其它成分结合在一起使用。而“叹词通常同其他词发生特定的关系，也不充当一般的句子成分，但是它们能独立成句，所以是一种特殊的词类。”（胡裕树《现代汉语》P331）

表感叹的语气词主要有：“哉、与、兮、乎、也、而、矣、然”等等。

1、哉：这是一种较高亢的语气词。可译成“啊”“呀”。（1）多放在形容词的后面。例如：

△1贤哉，回也！一簋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雍也》）这里是对颜回的赞叹。

△2大哉，尧之为君也！（《泰伯》）这里是对尧的赞叹。这种用在形容词后的多是对人物

的称颂。

(2) 还可用于名词，以及词组后，表赞叹。

例如：△1君子哉若人。（《公冶长》）“君子”，名词

△2有心哉，击磬乎？（《宪问》）“有心”，动宾词组。

此外在表示较强烈的感叹时，往往两个“哉”字的感叹句叠用。例如：

△1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

△2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

我以上举的“哉”多是正面的感叹。《论语》中，还有一个例外：△或问子西，子曰：彼哉！彼哉！（《宪问》）“这是当时人表示轻视的一个习惯语”（唐满先《论语今译·宪问》注第三条）

2、与：表示一种比较沉郁的感叹，相当于现在的“吧”（轻读）。例如：

△1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里仁》）

△2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里仁》）

3、兮：这个语气词多用于诗词里，平时说话很少用，《论语》里只有唯一的一个用例。

例如：△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微子》）表示了一种沉郁的感情。

4、乎：这是一个感情较平缓的语气词，语气比较委婉，多译成“罢”“嘛”。例如：

△1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八佾》）译成：罢。

△1母以与尔邻里乡党乎！（《雍也》）译成：嘛

△2子谓颜渊曰：惜毋！吾见其过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里表示一种惋惜之情。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宪问》）这里“乎”的用法相当于“哉”，表赞赏。

5、也：《论语》中用它来表感叹的情况不多，只有个别的用例。例如：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表哀叹，可译为“啊”

6、而：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例如：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微子》）

7、矣：它作为语气词，主要作用是表陈述，表感叹语气的很少。例如：

△亡之，命矣夫（《雍也》）表无可奈何之情。

8、云：

例如：礼之礼之，玉帛之乎哉？乐之乐之，钟鼓之乎哉？（《阳货》）可译成“啊”

9、然：

例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可译为“哩”，含有咒骂的语气。

(六) 发语词：

这是语气词中较特殊的一种，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它们用在句首，表示所要说的话的性质。主要有：夫、唯。

夫、例如：

△1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2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颜渊》）“夫”字作为发语词，

提示我们，作者下面将要发议论了。

唯。例如：

△₁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其！（《述而》）

△₂ 唯求则非帮也与？（《先进》）无意义。

以上我就各种语气词按其所表示的语气分成了六类，我前面提到过，古汉语中语气词的叠用问题。现在来讨论一下，这种情况在现代汉语中是没有的，而在《论语》中运用相当普遍，它们有的两个叠用，有的甚至三个叠用。下面我试着找找它们的搭配规律。

（1）表肯定语气的叠用语气词。例如：

△₁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₂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

△₃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₄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从上面四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它们不外乎：“也、已、而、矣”几个字叠加，我们在前面肯定语气词的讨论中已经说过“也、已、矣”都可以作为表肯定语言的语气词，（只有“而”不是，）因此我们说：肯定语气词的叠用，基本上由单个的表肯定语气词组合而成。

（2）表感叹语气的叠用语气词。例如：

△₁ 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颜渊》）。

△₂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子路》）

△₄ 子曰：莫我知也夫！（《宪问》）

从上面的例句可以看出，在《论语》中，表感叹的叠用语气词中，是由表肯定语气的“矣、也”等加上表感叹的“哉、夫、与”构成的。这就说明在叠用语气词中，最后一个语气词的语气最强烈，是整个叠用语气词的重点。

（3）表疑问的叠用语气词。例如：

△₁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₂ 唯求则非帮也与？（《先进》）

△₃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帮也者？（《先进》）

△₄ 不扰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颜渊》）

△₅ 吾岂匏瓜也哉？（《阳货》）

△₆ 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阳货》）

△₇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阳货》）

从上面的疑问叠语词的分析也同样证明了（1）（2）的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叠用语气词是由相应的单纯语气词为主体，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气词叠加而成的，在叠用语气词中，最后一个语气词是整个句子的语气重点。

四、助 词

1. 者：这是古汉语中运用相当广泛的一个虚词，它在作助词这一点上，用法也是多样的。

（1）放在形容词或以形容词为主的结构下，改变这词的性质，使之名词化。例如：

△₁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仁、智”本都是形容词，起区别作用，而现在变成名词了。

△₂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这里的“老、少”本都是形容词，因为加了个“者”变成了“老人”“小孩”

△₃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为政》）。在“今之孝”这个词组里，主要是形容词“孝”，加上“者”成为名词性词组。

（2）放在动词或以动词为中心的结构后面，改变其述说者的性质，成为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例如：

△₁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知之，乐之，好之”都是动宾词组，加上“者”字成为名词性词组，指动词所述说的相应的人。

△₂ 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用法同上）

以上“者”字都指人，可译成“的人”，此外还有指物的，可译成“的东西”，例如：

△₁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这里“者”就是指时光。

△₂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微子》）这里指“事情”。

有的“者”纯粹是一种语气词，也表示顿宕。

例如：△₁ 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雍也》）

△₂ 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长》）

有的“者”字放在时间词的后面，也是纯粹的语气词，不能译出。

例如：△₁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₂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是之亡也。（《阳货》）

△₃ 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2. 之：

（1）主要用法是作结构助词，指明名词和定语之间的关系。例如：

△₁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₂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前者是后者的修饰词，作定语。

（2）用在主、谓语之间，使句子失去独立性，成为大句子的主语，宾语或状语。例如：

△₁ 经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德不修”“学不讲”都是独立的句子，因为加了个“之”，使其失去了独立性，成为整个句子主语的一部分。

△₂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道不行”是个句子，这里加了“之”使其成为整个句子的宾语（谓语是“知”，第二个“之”作宾语，是“道之不行”的代词。）

△₃ 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八佾》）作状语。

（3）作为结构助词，起提宾作用，相当于“是”。

例如：△₁ 其斯之谓也。（《季氏》）正常顺序：其谓之也。

△₂ 吾以子为异之间，曾由与求之间。（《先进》）

3. 所：在《论语》中，“所”字作为助词，最常见的是和动词搭配，使动词变为名词。这种用法至今很盛。例如：

△₁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

△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

以上的“以、由、安、欲”都是动词，加了“所”，成为“所……的东西”。

此外，还有“唯”作为助词，主要用做语助词，没有什么意义。例如：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八佾》）

4. 词头：《论语》中词头只有一个“有”。例如：

△₁ 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为政》）这个“有”是动词词头，是动词的标志。

5. 词尾：《论语》中词尾有：“如、然、尔”都是形容词词尾。可译为：“……的样子”。

例如：

△₁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大大如也。（《述而》）如；△₂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乡党》如

△₁ 颜渊喟然叹曰：（《子罕》）然。

△₂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然

△₁ 子路率尔而对曰：（《先进》）尔

△₂ 夫子莞尔而笑（《阳货》）尔

此外还有个“乎”。例如：

△焕乎，其有文章（《泰伯》）

五、叹 词

在前面同表感叹的语气词作过比较。《论语》中叹词有下面几个。例如：

△₁ 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表哀叹。

△₂ 噫！言游过矣！（《子张》）译成：唉。表对别人的错误的痛心。

△₃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尧曰》）译：啧啧。赞美的感叹。

△₄ 噫！天丧予！天丧。（《先进》）译：唉。表悲叹。

△₅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表应答。

△₆ 子曰：然，有是言也。（《阳货》）表应答。译成：是的。

△₇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里仁》）应答词。译为“嗯”。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论语》中虚词的运用虽然不及战国时期那些先秦古籍中运用得普遍，但已经自成系统，相当完备和有规则了。为了使全文纲目明显，列表如下（略）。

我们通过对《论语》中虚词的研究，找出汉语虚词总的发展规律，对钻研汉语，促进汉语的规范化都有重要指导作用。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作为自己钻研古代汉语的开始。

在这里我还要指出一点，《论语》中的虚词虽然以常见的、典型的为主，但其中也有些较特殊的。例如：“云”、“而”等作为表感叹的语气词，这是在别的古籍中很少见的。用“莫”“苟”等字表示不定语气，我也只是在《论语》中才看到，等等。因此，我认为《论语》以其虚词运用的典型性给了我们总结先秦的虚词系统以方便，但《论语》同时又有些个别的，特殊的用例，却又反映了先秦虚词运用上的丰富多彩。先秦的著作很多，我们很难遍读，借一部薄薄的《论语》，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大致地了解先秦虚词运用的情况。但

是这篇文章对《论语》中虚词的用法只作了初步探讨，今后还要进一步研究，作出更具体、深入、全面的论述。

袁淑英

《约翰·克利斯朵夫》三题

——超地域性·跨领域性·总体艺术

毕业生

杨光

指导教师

邵鹏健

文学研究如果不决心把文学作为不同于人类其他活动和产物的一個学科来研究，从方法学的角度说来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

——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

如果说，现在还不能充分理解整个美文学世界，那么至少，它的许多法则已经被我们知道了，它的基本原理已经被我们知道了；可是，将来的任务是要发现这些法则和基本原理之间的现存关系，把它们归纳成一个完备而和谐的体系。批评家必须知道现代的创作概念；否则，他就不可能也没有权利对任何问题下判断。

——别林斯基《弗拉季米尔·别涅季克托夫诗集》

一百五十多年前，狂飙突进运动的旗手歌德曾经热情地预言道：“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①在这里，歌德使用“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一词，表达了一种要把各民族及其艺术统一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综合体的理想，期望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合奏中演出自己的声部。

作为艺术史上的一位巨人，歌德把自己的思想凝成一颗种子，播给了后代的土壤。然而这颗种子对它的土壤和耕耘者提出了怎样苛刻的要求呢？——这片土壤的上空需是和平的蓝天，这些耕耘者必须具备歌德的盖世才华，托尔斯泰的博爱胸襟和贝多芬超群勇气，方能胜任这一神圣的使命。因此，从那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大都只在头脑里构思一下 Weltliteratur 真正付诸实践的却为数寥寥。直到本世纪初，这颗由德人播下的思想的种子，才由一位法国人花费了二十年的心血催出了幼芽：这位法国人是作家，也是音乐评论家——罗曼·罗兰（Romain Rouand, 1866—1944）这株幼芽便是他十年构思，十年写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OSTOPHE）。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它给未来世界文学的田野拓开了第一条道路，而且它也确实突破了国界，走出了法国，走出了欧洲，走向了世界。由于其丰富的内涵，导致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对它的意义不计其数、不厌其烦的评价。这些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当然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人树立了前进的路标。但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时，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认为《约翰·克利斯朵夫》问世的意义远不正于它所为我们塑造的奋斗不息的英雄形象，更有意义的是它内部包含着于未来有益的信息。现在，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更加着眼于解剖这些内涵的信息，对进一步展开它本身文学内部规律的探索，即不仅要分析它为什么写、写什么，还应分析它怎样写以及写了以后怎么样。

(一)

“世界文学”一词，单就其字面来理解，无疑是要超越地理区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正是在欧洲不同的国度完成这部世界文学的奠基作的。作品在意大利初现端倪，在德意志接受洗礼，在瑞士精心写作，在法兰西最后脱颖；同时，书中人物也是遍布欧洲。尤为重要的一点是，当欧洲的天空战云密布，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时，罗兰竟能排除民族偏见，选择两个敌对国家的代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当做书中的主人公，其欧洲统一的用心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罗曼·罗兰1925年1月写了一封《约翰·克利斯朵夫给中国的兄弟们》的信，信中说：

我不知道有欧洲和亚洲。我在世上只认识两个种族——向上的灵魂的种族——堕落的灵魂的种族。

一方面，人们向着光明——向着全部光明：科学、美、人类的爱、共同的进步，耐心地、热烈地、坚忍地大无畏地迈进。

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力量：黑暗、无知、麻木、迷信的偏见和暴力。

我是和第一种人在一起的，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同

盟、我的兄弟。我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各个伟大的民族是它的省分。而众人的财产是太阳——神。

这是克利斯朵夫的生活信念，也是罗曼·罗兰的创作观念。^②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罗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写成了一篇以英雄为中心的伟大的寓言诗，它在为我们打开了二十世纪的门户的同时，对将要到来的时代不啻也是一个预言。罗兰在小说卷首“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战胜的自由灵魂”的献词里，引导着后来人窥见了这个世界遥远的未来；而指向未来的路标便是作品的一一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同时也包括法国人奥里维·耶南和意大利人葛拉齐亚·蒲翁旦比。为了真正理解这些出自各民族而又高于各民族的灵魂的典型意义，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并分析一下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有必要的。

历史要回溯到德、法、意三国雏形的形成期。罗马教皇立奥三世于公元800年圣诞节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法兰克国王查理加冕，号为“罗马人皇帝”于是，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帝国。查理帝国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帝国，在封建化完成以后，离心势力日益滋长，帝国更趋分裂。查理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死后，他的三个孙子间发生了内战。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联合反对他们的哥哥罗退耳。842年，路易和查理在斯特拉斯堡城下发表反对罗退耳的誓词，誓词用罗曼斯和条顿两种语言写成。在他们的联合压力下，罗退耳被迫让步。三人于843年在凡尔登缔结和约，将帝国三分。就此，近代西欧三个主要国家的疆域开始形成。罗退耳领地的南部发展成为意大利，日耳曼路易的东法兰克王国形成德意志，秃头查理的西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法兰西。这次帝国的分裂也造成了语言的分野。从此以后，三个国家就再也没有统一过。（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出现了欧洲议会和经济共同体，但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论述范围了。）

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经济水平，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心理特征。

德国历史上众多的封建邦国割据战争，是德国人民一直渴望统一的根源；生活于一个传统的内陆国家，封闭的环境又使他们产生了向外扩张的需要；而作为对落后的经济生活的补